

兵行天下

徐国良 著

作家出版社



兵行天下

徐国良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行天下 / 徐国良.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063-9590-8

I. ①兵…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517号

兵行天下

作 者: 徐国良

封面题字: 方祖岐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 × 226

字 数: 285 千

印 张: 21.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90-8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题 记

从记事那天起，父亲对我说，好崽要当兵。

从上学那天起，老师对我说，长大当英雄。

从读诗那天起，陆游对我说：“投笔书生自古有，从军乐事世间无。”可谁能享受“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没说。

带着憧憬和梦想，我走进军营，走向平凡与神圣。

军旗下，我曾誓言：“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于是，我汗水当酒，苦累当歌，奉献当乐，摔打硬功，磨砺软功，“会挽雕弓如满月”，只盼“万里赴戎机”。

四十余载春秋过，甚喜党政英明、国家昌盛、军队日强，外夷虽野，不敢妄衅。我虽未“捐躯赴国难”，“马革裹尸还”，却用青春和血汗换来了国家长治，人民久安。

如今，“江山不尽英雄泪，天意无私草木秋。”军旅如凿，岁月如刀，雕刻了我的青春年华，造就了我的精神品格，更赐予我从军领悟：和平盛世，是军队的最高理想；国泰民安，是军人的最高奖赏！远离硝烟，依然忠诚奉献；没有血腥，照样能当英雄！

序：老兵的抒写

◎ 杜光辉

三亚初春的晨光罩着窗棂，清新空气幽进书房，楼下隐约着英语的朗读，还有少年上学的脚步、母亲拍哄婴儿的呢喃。整个三亚、海岛，乃至中国，都被祥和、恬静的氛围浸染。当代人享受着父辈、祖辈难以享受到的和平。我在电脑屏幕里读完老兵徐国良先生的书稿《兵行天下》，再望窗外悄悄开放的花，静静生长的树，晨练的老教授，匆匆走向教学楼的大学生。所有的这些，都与徐国良和他的战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枕戈以待，随时准备奔赴疆场有关联。由于徐国良和当代军人胸怀“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烈、肝胆，才争取到我们的国泰民安。

曾经也是军人的我，从《兵行天下》的文章中，从眼前这幅和平画幕的背景中，听到了战马的嘶鸣、枪炮的轰响。这些久远的厮杀和壮烈，这种长鸣在大脑里的战争画面，只有军人方能感受。

青年时期的徐国良满怀“投笔书生自古有，从军乐事世间无”“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理想，向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场；期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荣耀；崇尚“马革裹尸”的壮烈，毅然奔向军营，寻求建功立业。

但是，徐国良和当代军人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年代，哪个军人都难以享受到“马嘶大地山河壮，旗卷长空日月明”的壮烈和荣耀。只有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拥有强大的足以和强盗抗衡的军事力量，震慑贼胆，贼人方不敢轻举妄动。军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战场的厮杀，也体现在和平年代的默默奉献，能用战力制止战争，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

因为，凡是战争，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无论胜者败者，最终遭受杀戮和灾难的都是人民，都是我们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地球及万物生灵。

于是，他汗水当酒，苦累当歌，摔打硬功，磨砺软功，只盼“万里赴戎机”，“会挽雕弓如满月”。

徐国良从军四十年，是镇守祖国南疆的四十年，也是胸怀厮杀却始终不得厮杀的四十年。

《兵行天下》记录了徐国良从普通士兵到大校，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过程：当战士时，下粪池掏粪，一忍受恶臭的沼气；当班长时，十天练就爬杆技术；当指导员时，长年坚持睡班排，与战士同训练同劳动，身先士卒；当团政委时，亲率部队抢险救灾，一夜行军八十里；当警备区政委时，率先改革干部提拔制度，使基层官兵有了干部提拔的推荐权、表决权，增加了干部提拔的透明度……

《兵行天下》里还有南疆将士驻守礁岛的艰苦生活，寂寞困苦自创舞蹈，卫疆军人警惕入侵我国领海的贼人，宣示我国主权的战斗故事；有军人家属守空房睡凉床，替军人孝敬父母抚养儿女，全心支持亲人保家卫国的奉献故事；有海南军人宁苦自己不苦百姓，节省粮食救济百姓的爱民故事；有驻地百姓拥军爱兵，全力支援驻军的感人故事；有徐国良颂扬战友，怀念战友的深情故事。

徐国良的文字，展现的全是忠烈、雄莽、伟岸、不屈、

天职、奉献、勇敢、牺牲，也展现了军人的亲情、温柔、责任、体贴；徐国良的文字，充满刚烈美、牺牲美、豪壮美、沧桑美，也充满了亲情美、人性美、心灵美、自然美。他的作品尽管还粗粝，还不精细，但都透着毫无造作的真情，没有雕饰的质朴，远离圆滑的棱角，朴素，自然，纯真。读起来如大碗饮酒，高岗振衣，肝胆开张。

《兵行天下》描写的全是原生态的故事，描写的人物全是原生态的人物，都有着高贵的心灵，富有牺牲精神和纯洁的人格。无论主题还是故事，都纯净，暖心，明亮，传递着真实、善良、大爱，彰显着利他主义的优秀人生观、价值观。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群体就是军人！

徐国良以军人写军人，毫无夸张地表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精神、胸怀、品格，甚至情感纠葛。血肉丰满，活灵活现，淋漓尽致。阅读这样的文字，聆听这样的故事，使我们仰望到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灿烂星空，看到了照耀我们前方的灯塔，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启迪，给精神带来震撼，催促我们奋勇向前，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航向。

在此之前，我读过徐国良的道德系列丛书：《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度行天下》《美行天下》，还有正在出版的书稿《爱行天下》。全是徐国良在繁忙的军务中，燃烧军人的激情逐字逐句写出来的，坚持了四十多年。因他对文学的虔诚、执着、刻苦，收获了数百万字的专著，也收获了读者对他的尊敬。

这就是《兵行天下》和道德伦理丛书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我们应该面对它的作者，举手，敬礼！

目 录

001	序：老兵的抒写
001	当兵第一关：学会“进出口”
006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011	入党那天挨了打
016	挨批是福
024	粪桶上的宴会
028	甘当配角的副班长
033	我心中的椰树
038	烧窑的裸兵
042	“倒退着”前进
048	绿色磁场
052	举着白旗进攻
060	硬秀才
066	无声号
070	拉犁的老班长
074	与老乡谈判
080	爱讨批评的通信员
085	穿兵服的连官
089	档案里的乾坤
094	文化市的山民

099	穷快乐		
106	我在海口推“北京”		
110	一片兵心		
114	将军戏		
117	本色兵		
125	兵和酒		
129	华阳礁上吃年饭		
133	守礁迪斯科	198	奋不顾脸的旅途
136	妻子心中有座礁	203	赶海的兵
143	三沙情	208	夹窗帘
147	西沙，不应忘记这些女兵	212	好酒名叫“打得赢”
152	小官也是一堵墙	216	生日树
157	“包公连长”	220	我是海南人
162	受阅之前	224	加钗缘
168	兵的雕塑	228	燃烧激情的创作
174	睡海	233	书痴
179	做着将军梦的无名星	237	从“孬兵”到标兵
185	该出手时	253	纯情年代的性烦恼
189	行走在戈壁	262	兵聊
194	初舞	266	软实力
		277	寿星们的牵挂
		282	榆林大院
		286	狱中党日
		291	士官的老婆是连长
		302	定力
		311	远离战争的碎思
		319	站车的福气
		323	无愧的代表

当兵第一关：学会“进出口”

20岁那年冬天，我穿上崭新的军装，入伍来到五指山下某炮兵团新兵一连一排一班。没想到当兵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屙屎。因为来部队途中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加上刚到海南水土不服，进军营第一天就拉肚子。起床号一吹，我紧张张从床上爬起来，突然觉得肚子胀痛，屎一下子顶到了肛门口，急匆匆往厕所跑。上厕所的人多茅坑少，占到坑位的，悠闲自在地泻卸着负担。找不到茅坑的，捂肚弯腰，痛苦万状地蹲在地上，瞄着别人的蹲位直呻吟。

人有三急，首当其冲是憋屎。可是，占着茅坑的人哼哧有韵地享受排泄的快感，很难想到憋得要命的人两眼翻白渴求别人快点拉完的难受劲。此时此刻，我感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莫过于有个地方及时把屎屙出来。

五指山区的冬天，天亮得晚，且雾大，早晨6点20分还看不清人。连队规定起床不许开灯，我们这些刚来部队的新兵互不相识，看到穿军装的人好像都是一个样。营部和三个连队的老兵以及我们三个新兵排在一个大操场出操。我们这些头天刚到的新兵，分不清哪是自己的队伍，有几个懵懵懂懂钻到别的新兵排去了。天色一亮，见队列里的人一个都不认识，知道自己站错了队，又慌里慌张从别人的队伍里溜出来，往营部方向跑。

吃完早饭，班长林尤德把全班战士集合起来，用他那种特有的“班首长”口气和犀利的目光对我们新兵训话：“当兵，首先要学会拉屎，其次是学会吃饭。”

我一听就愣了，凡人都是用嘴吃饭，用屁眼拉屎，有什么好学的？班长看出了我们脸上的不屑，更加严肃认真地说，当老百姓时，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当兵就不一样了，早晨起床，不是出操就是紧急集合。出操时，洗脸都来不及，就得跑步集合；紧急集合时，更是用秒计算时间，打背包的时间都不够，动作稍慢就会掉队，部队冲出去了，你知道朝哪里追？所以，绝对不允许也绝对没时间去上厕所！晚饭后，不是农副业生产，就是集体文体活动，也不能请假。最适合上厕所的时间是午饭后，这段时间没有集体活动，而且长达两个多小时。

我当老百姓时，为了让屎尿拉在家里做肥料或交给生产队换工分，都是早晨起床如厕，从不在中午上茅房。现在要把屙屎的时间调过来，谈何容易。尿还好点，尿这东西，不是想屙就屙得出来、想憋就憋得住的。到了部队，屎尿都必须听指挥、守纪律，不允许它们自由行动。没办法，我得首先训练自己屙屎撒尿。我先把早晨、特别是上午想屙的屎憋到午饭后。憋了几次，不行。不但憋不住，还憋得午饭没法吃，差点屙在裤裆里。总结了一番憋屎的经验教训后，我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术。午饭后，不管有没有屙的，强迫自己上厕所，蹲在茅坑上，攥紧拳头，哼哧、哼哧使劲屙。实在屙不出来，也得放两个屁才走人。

半个月后，部队把我们这些新兵训练得一切行动听指挥了，我也把屎尿训练得基本听我指挥了。我们几个新兵谈起入伍后的体会时，我说：“坚决执行指示，按时拉屎撒尿。”有个战友批评我说：这两句话搭配不好，有政治问题。我立马改成“坚决执行指示，科学寝食如厕”。大家说，这是实话，比较文雅。

吃饭的问题，比较复杂。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新

兵来部队都面临吃饭问题。有些南方战士，不喜欢吃馒头面条，北方战士不喜欢吃稀饭米饭，湖南四川湖北贵州江西的战士，没有辣椒吃不下饭，山东的战士少了蒜头没胃口。有的战士因为不能吃，不但干不了活，搞不了训练，还饿出了胃病。能吃，是当好兵的基础。吃不好饭，别说上战场，连训练都没精神。当兵的吃不下饭，别想在部队混；吃不下饭，绝对当不成好兵；吃不下饭，就不要做好兵梦。

我是三代单传的独子，也没吃过太多的苦，还肠胃不好，经常胃疼。但我想，若是吃饭这一关都过不去，还能当好兵吗？于是，我心中时常念叨着教导员说的那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再加上我的决心：千难万险只等闲，坚决吃好每餐饭。南北饭菜，东西饮食，我都下定决心吃，保证餐餐能吃饱。

后来我发现，有的战士不是不能吃，是吃得太挑剔。吃包子只吃馅不吃皮，吃馒头要抠掉因蒸笼眼而突出的面疙瘩，吃鱼要吃有鳞的。吃食挑剔的兵，关键时刻很难吃苦。这种食习不利于战士成长，也不利于部队建设，更不适应未来战争。我当团政委时，有次去三炮连蹲点，发现每天早餐都有战士在桌上丢下包子皮和馒头疙瘩，便命令连队集合全体官兵重返桌旁，各自吃完自己丢下的东西。我带头吃了一块我邻座丢下的包子皮，然后叫干部带头吃，党员跟着吃，不吃完不许走人，并要求该连从今往后，谁浪费罚谁吃。此事传开，浪费大减。现在想起，有点左，但我就这德行，呵呵。

我认为，吃好不是富人的专利，当兵的也可享受，我从不反对有条件时适当改善生活，但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无论条件多么好，当兵的，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保证关键时刻冲得上，拖不垮，饿不死，打胜仗。关于吃饭与打仗的关系，部队首长讲过很多故事，我这些道理就是从那些故事中总结出来的。

会吃的学问更大。从新兵到老兵，都面临会吃的问题。我当有线班长后才知道，在我们连队，训练最苦的是我们有线兵，饭量最大

的也是我们有线兵。有时炊事班分完菜或包子后，想给连部桌上多加点，连长指导员手一挥：给有线排去！在营区吃饭，吃饱没问题。在野营拉练中，常有吃不饱的可能。我们指挥连有一百好几十口人，开饭时，锅边人头攒动，黑乎乎一堆，闹哄哄一片。我死要面子，打饭不敢向前冲，只好吃锅巴。因肠胃不好，吃了锅巴就胃痛。尤其吃面条时，不勇猛的人最后只能打到面条汤。因为没吃饱，训练时我常常饿得冒虚汗，有次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副班长安枝说：“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吃不饱就无法爬树架线训练，弄不好，还要出事故！从明天开始，打饭时你听我指挥！”

他的战术动作很简单，只要鼓足勇气就能干：打饭时，他叫我把饭碗伸到他的腋窝下，他抓起饭勺，先给我打满一碗，然后再给自己打；打面条时，腋窝下容易弄脏衣服，他叫我将饭碗伸到他的裤裆下，他打上一勺面条，往我碗里一扣，叫我快吃，吃完如果没饱，再杀回马枪。

吃着副班长的腋窝饭、裤裆面，心里有种美滋滋的感觉，在后来的训练中，我真没挨过饿，执行任务时体力好多了。

当兵的日子使我懂得了，一个合格的士兵首先应该是生存的高手，为了保持足够的体力和战斗力，我们必须学会在任何艰难条件下找到能吃的食物，千方百计把肚子填饱。有个星期天中午，我们上山砍柴回来太晚，连队没有饭菜了。有个老兵说，不要急，我有办法让大家吃饱。连队种了不少红薯，老兵都有烧红薯的技能。他们在红薯地里挖好若干土坑，捡些干树枝树叶放进坑里，把坑四周的泥巴烧热烧透后，将红薯放进去，把坑四周的热土挖下来盖住红薯。半天后再扒开泥土，能吃到美味可口的焖烧红薯。周六晚饭后挖红薯时，他就烧了两坑红薯，本想星期天晚饭后去吃的，没想到中午就让我们用上了。

夏季拉练来到牙龙湾，给养员正为买菜发愁。一班长说，我教你们自产一道荤菜。那天晚上，他发动大家打着手电筒在沙滩和红树林

中抓螃蟹，第二天做了一大盆姜葱麻辣蟹，那是正宗野味海鲜。台风过后，公路冲坏，买菜的车无法上山，在山上施工的战士们几天没吃到肉食。六班长说，我有办法。他带领大伙儿在山民的牛圈、树林和菜地四周捡来几桶蜗牛，做了一道红烧蜗牛。野战生存训练中，战士们更是各显神通。有的用竹筒装米，外面包上烂泥，烧出了竹筒饭；有的用香蕉芭蕉叶包米，外涂烂泥，烧出了蕉叶饭；有的捉到蚂蚱、山蛙，打到老鼠剥皮用铁丝穿起来，做成了山味烧烤。

我调到三亚警备区工作时，营区老鼠多，个头大，半尺有余，比猫还肥，管理科天天为灭鼠发愁。三营长甘日云说，消灭老鼠，小菜一碟，只要批准我使用气枪就行。老甘是广西壮族人，军训尖子，枪法好，多次参加过军事比武获大奖。为了保护连队仓库食物和饭堂卫生，他当班长时就开始研究老鼠的生活习惯。老鼠晚上出洞时，两只眼睛像两盏小绿灯，他瞄准这两盏小绿灯，一枪毙命，不放空枪。周末，他把这些战利品做成红焖老鼠肉，味道好极了。现在回味起来，我还有点垂涎欲滴。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当新兵在榴炮一营，怎么调到指挥连修理所来了？指挥连有的是文化兵，也不缺你一个呀？我说真的不明白，我只会一心一意干活，好多机会都是稀里糊涂碰上的。他们不信：我们怎么没碰上好机会？后来我总结了自己的当兵经历，告诉他们：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他们更不信。

其实，我刚入伍就成了没有关系的“关系兵”。1973年2月，新兵训练结束，全团挑选一个新兵去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学习无线机务（通俗说法叫无线电修理工或技工培训），这在当时是走到哪里都能找到饭吃的技术活。我这个农村贫困家庭出身的士兵能学到这门技术，真是天大的福气。可我从来没做过这个梦，我也不知道团里有这么个专业。负责此项工作的通信参谋李昌耀、技师吴乃儒，都是海南文昌籍干部，通信股长谭仁生是广西玉林人。那年从海南文昌和广西玉林入伍的新兵不少，他们没有选老乡，却选上了我这个湖南兵。

临行前，两个海南籍的战友问我：他们怎么会选到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他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很难相信我的话。按照如今有些人的观念，凡是得到某些好处的人，都有权力背景和利益关系，这么好的事情，不可能空降到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农村兵头上。

团通信修理所隶属指挥连。去桂林前一天，我从一营部调到了

团指挥连。初到一个新单位，我难免有点拘束。技师吴乃儒和技工吴淑聪等，像招待客人一样，给我开菠萝蜜吃。我第一次吃菠萝蜜，不敢放肆。老技工吴淑聪说，你调到修理所，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随便点。他还主动叮嘱我上学要注意的事项，说他们都是从桂林培训回来上岗的，机会难得，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

11个月后，我学习结束回通信修理所上班。5个月后，我在全连本年度兵里第一批入了党。积极推荐我入党并担任我入党介绍人的技师符仁生、技工吴淑聪，又是海南人，和我这个湖南兵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不久，连队又把我列为提干对象。知道消息的本连老乡战友、初中同学汤世光问我：“你这狗屎运，为啥什么好事都遇上了？”

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学技术的机会是团通信股和修理所给的，入党提干的机会是连队党支部给的。我是通信修理工，在常人看来，修理工平时作风有点稀拉、干体力活有点娇气。但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特殊兵，也没有稀拉过。我到修理所后，以老技工吴淑聪为榜样，始终按班排战士的作风要求自己，出操干活从不偷懒，处处走在班排战士的前面。因为守纪律，勤干活，不怕苦，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加上所处岗位的特殊性，我的努力比别人更显眼。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忘不了有三件事帮了我的忙：

一是有个星期天的中午，司务长带车买大米回连。连队外出的兵大都没回来，没外出的正在午睡，他想叫他们起床卸车，又不忍心影响他们午睡。我刚好下河洗澡路过，二话没说，主动背米卸车。半个小时不到，一车米背进了仓库。司务长说，看你这么白白瘦瘦的，没想到你这么有劲，这么能吃苦。

晚上连队点名时，连长讲完话后，司务长举起手：“连队点名，很少轮到我讲话，今天我要说两句，表扬一个兵。徐国良……”他用手朝我一指，大家的目光像听到口令一般朝我射来，弄得我面红耳赤。那目光里有赞叹、有惊奇、有怀疑——他们不相信我这个体重114斤的瘦猴兵，能背起200斤一袋的大米。后来连长还表扬了几句，

好像是说，他不但有力气，更有觉悟，更有工作主动性，当兵就要当这样的兵！

第二件事，春节加菜，连队抓完鱼后，要清理鱼塘，放养鱼苗。五指山的春节，下到塘里清淤泥，确实有点冷。战友们在塘岸上磨蹭时，我什么话也没说，扑通一声，第一个跳了下去。我下去后，其他新老兵也很自觉地下去了。副连长叶龙树在连务会上又表扬我一通。

第三件事，连队种菜缺肥，厕所里能舀到的粪水都打光了，只剩下那些长年积存下来的粪渣没法弄上来。那时还没有化粪池，屎尿直接往下掉，我请一个战友守住厕所门，以防屎尿掉到头上，再请一个战友站在粪坑边接粪桶，我穿着裤衩跳下粪坑，用铁锹铲了十多桶干粪。这是个男女各占一头、粪坑下面相通的厕所，什么脏东西都有，脏臭不言而喻。里面的沼气味很浓，不一会儿，我就被熏得头晕眼花，硬是咬牙坚持把粪渣淘完。

晚上，指导员罗圣全在连军人大会上说，我们不赞成为了种菜找肥而怕死，一定要讲科学。但是，如果平时干活就培育了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起仗来就一定是个敢堵机枪敢炸碉堡的好兵。

我进修理所后，从未想过提干的事，也不敢奢望这样的事。因为修理所干部编制只有一个，当时已经超编一个，不能再提了。即使能提一个，技工吴淑聪兵龄比我长，年龄比我小，技术比我好，人品也很好，理所当然提他而不是我。但是，团司令部竟然打破惯例，把我从修理所调到有线排当班长，而后提到二营部当通信排长，这是我没料到的，也是不可能料到的。

那时部队用人的风气很好。每提一级官都像做梦一样。梦还没醒来，一道命令下来，又升官了。不但别人有想法，连我自己也有想法。有的老乡干部在我入伍时就当排长了，我当指导员后他们还在当排长。他们直言不讳地问，到底是谁看上你了，你找到了什么诀窍？我说，真的不知道，我一无后台，二无手段，更无哪个首长的千金看